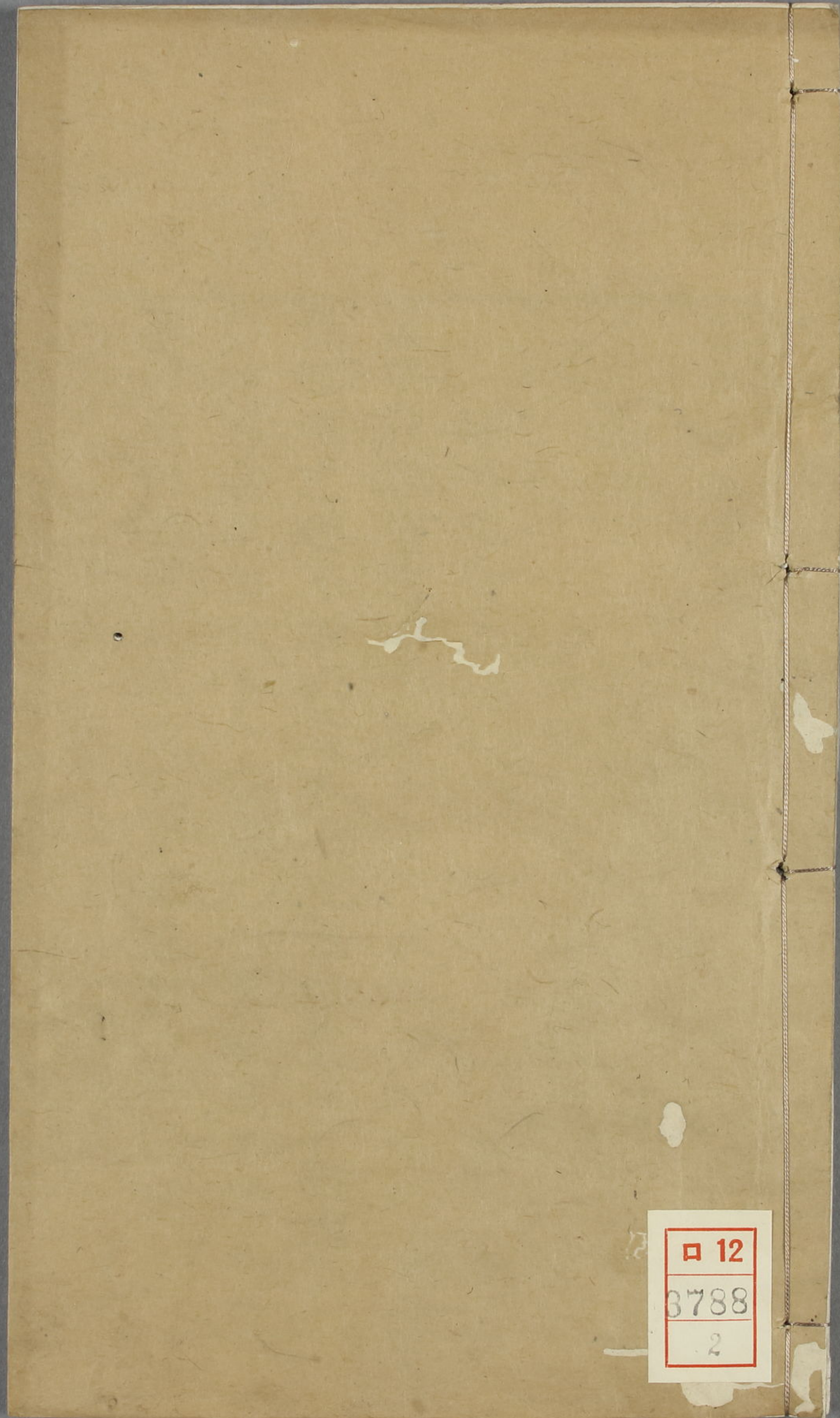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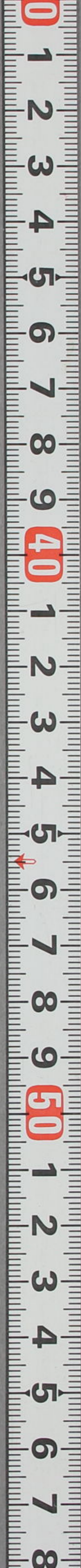




□ 12
3788
2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蘇云承上明說破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引詩起下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民不被澤二句即不能平
治天下也不行先王之道
即不以仁政也承上說人
一順一逆

為政句獨用反跌方見其筆

上無道揆正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播惡于眾之實

民不獲其利蘇云再提起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

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

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

方蹙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蹙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箇故曰子收繳章法極為

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為高為下陪為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未收收處以責難

陳善閉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是通篇眼目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此篇是慎思體首二節欲入法堯舜之仁未二節欲

入鑒幽厲之不仁中間引
孔子之言爲上下樞紐

增補孟子卷一 一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
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蘇子動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龜處用逆下申言處用順

不重景公順無道之天只
重文王能同有道之天如
恥之句爲一章轉振

三其字便含自取意

非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
借點出自取字以起下自
侮自毀自伐真有靖變
水之妙

引書証自取意

首四句雖是陪起實是今
之諸侯樣子已爲末二節
伏案

此章以今天下節爲主前
三節論民心歸仁而以

增補魚尾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引文王事作証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干周服侯服干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干京引孔子之言釋詩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入時事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引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反收應上語意盛動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必主動之末二節申言好
仁當速而以死亡惕之

增補蘇批孟子

上節就上之感下說此節就下之應上說

民本

民本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歸仁況又有仁者為之感此節又進深一層

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鸛也為湯武毆民者

八時事精神鼓舞

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

就欲王翻下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

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申言暴棄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提開見暴棄不得

轉合暴棄

曰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德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義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大意只說二老歸則天下歸耳然用父子二字以擬之便覺奇警

以富國引起善戰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溺字援字即借上文說妙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蘇云一句一跌

蘇云正字變善字夷字變離字惡字變不祥字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四句平說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四句串說側重守身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

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

打轉曾子

蘇云一句一結

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未節單指事親似絕不回顧守身不知事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能守身也舉單結雙之法

以格君心之非句爲樞紐
上二句引起此句下又承
此句而言其效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文兩不足相呼應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噉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
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蘇二四句整後樂字卻翻
作一段其中五句相乘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蘇云規起一句帶下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蘇云又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蘇云又以一何結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蘇云三句結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蘇云就寇讎字結簡峻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曰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也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以欲其自得句爲主旨句
正自得工夫下皆自得中

妙用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

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予字作意低徊兩也字
然意遠當年直接尼山
段深情至今可想

增補蘇批孟子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
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蘇云文勢至此欲絕而文
情正爾踴躍下文引取友

之端以証惡得無罪之語

不須聯絡呼吸自應與前

斷章同此只引學射更更

的當盡長于喻者不迫而

切

取友必端句最重端字取

友端而能免禍則羿之所

以殺身者由于取逢蒙之

不端也不用我上而上意

自明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兩有字兩者字寫出紛紛藉藉惟有孟子在旁早爲皆字獨字伏案泥弔禮未行紛雜難省如此又書出

獨不成禮樣子來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

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

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恆愛恆敬何以見我爲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則層層從下繳轉二箇懸空立案爲下三自反地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子禽獸又何難何一面將
積逆勢開一面仍以仁禮
自反故下面直接是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

蘇云又分憂作二段
人字通篇線索天下有聖
人有事人有安人安人則
禽獸無入理矣君子不與
妄人校亦不肯流于鄉人
而必憂學聖人此君子之
所以異于人

首二節是敘三節是斷四
節五節發明同道末二節
議論以足上文
平世亂世便為地字伏案
兩賢之便為同道及易地
皆然伏案

蘇云只用以句表出禹
稷心事顏子已瞭然更不
必說 此舉單見雙法蓋
子省文之妙
蘇云兩段終上文未盡之
意
而可也遙應兩賢之乃正
明其為同道也

五不孝從輕說到重連用
三不顧義為下文不得近
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屏
子戮字危字正對責善

增不齊批三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非仁無

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

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曾甫宋北孟子下五

下五

志

下之十四

首句喝起下五句情致悽
惋
上面兩提章子末句就承
兩總結之得意沉吟自見
得所以與遊之故

上二節敘事末節論斷上
節兩先生字已爲師字伏
案次節似字君字已爲臣
字伏案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蘇云四語疊見只隔六字
然不覺冗複是其運筆之
妙處

蘇云三字前意俱在却不覺
上節即是下節影子所以求三字包却無限情狀在內今若此三字有說不出光景所以求三字亦然
蘇云轉作斷語簡潔韓柳諸傳皆如此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墀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蘇云斷所引從容不迫不緩

此承上節推進一步三段遞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
此節就上節覆說一番語脈緊頂如窮人句來

蘇云反覆重疊愈不厭如跳層轡但見蒼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卽以解憂三字爲字意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蘇云轉到常情方映得大孝精神出來

蘇云復折歸方見收拾

增補北齊書卷之六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仁字一章主意大旨盡于親愛二字封之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亦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一封之也二句一章眼目次節明其封之故未節明其或曰放焉之故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焉之故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

蘇云長句不滯

蘇云象土生下之筆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故謂之放以上答清或曰放焉之問雖然一轉最重見得不專愛民正親愛其弟之無已歸併上節仁字曲折如化工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
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
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

詩云引經以決疑

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
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

翻新出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

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將示字換他字妙

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宮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宮以上注論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八題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應本節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

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綴應起處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正綴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入字

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又正綴天字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又反綴天字

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天與之國天也人與之亦
天也天字綴得是則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
然得透

我民聽此之謂也

此篇是翻案文字。堯以天下與舜，舊有成案，但既以為可與，則亦以為可取，且將以為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者，故孟子特拈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器。天子即欲與人，而不能正以沮天下後世奸雄竊之謀。此大有功于世教之論也。通篇以「天」字作骨，總是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萬章就不能字妄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此是拙荆剝蕉手段。天與之句，通篇綱領。中間從天受兼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未節引善作結，亦只以民聽天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過天與之意。已盡相堯節，又推舜當堯在時攝相之久，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終本末言之，見其莫非出于天與之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明與賢事自應兼言堯舜，但本章以禹為主，不敘堯舜，不可直從堯舜敘起，又不可看其從禹說起，在禹內帶補堯舜于事不漏而著主又極分明真化王之筆。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為盡要者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處簡括處立了

一箇與賢與于兩大家則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處可歸之於天可見禹之

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于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

殷周並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于與于下

並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

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

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為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處匹夫而有天下兩

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未節恰好二語

收全章結出一義子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

一不但無庸心並一毫私心也用不得以天與賢二句為綱首節敘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

而斷為天意之與賢與子總見禹之不傳賢而傳子本于天意非關德衰正意已盡下復歷證益之

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未引孔子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前二節

敘與賢與子事以堯舜形禹益後數節引伊尹不有天下以形益之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又

以引起伊周前禹益為主堯舜為賓後益為主伊周為賓仲尼則又賓中賓周公節原借伊周以

形益今又借益伊以形周是周為賓中主益為主中賓伊則為賓中賓此反賓為主反主為賓賓主

錯綜法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于伊尹述其事于周公
其意變化無方
蘇云只以孔子語結更

達時所行之正

增補蘇軾孟子

不忽乎小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湯使人以幣聘之蘇云翻轉鬻鬻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

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此章反覆辨伊尹無割烹之事耕莘二節詳言正己之事幡然三節詳言正天下之事是案吾未聞二節言其能正天下必無辱己之事是斷未節引書証伐夏之事愈見非辱己所能為樂堯舜之道句為一篇骨子下非其義非其道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使君民為堯舜君民以斯道覺斯民有不

被堯舜之澤處處跟定堯舜之道來可見其窮之所守者堯舜之道達之所行者亦堯舜之道何嘗有辱己之事故收處再繳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二句直應起處為通篇歸結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既曰堯舜之道便不是要其承認要字正痛關要字也此乃掉弄機關之筆

下之二十三

曰司城貞子者謂其後在宋為司城之官沒而諡以貞也曰為陳侯周臣者謂當孔子過宋適陳時貞子方仕陳也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曰貞見其為賢一句中當時所仕之君後日所為之官人品之賢無一不備而又以後日陪今日用一為字賓主又極分明真化工之筆

此段生敘笑言虞人秦事為下文論斷張本敘晉假道事夾入宮之奇一襯以諫形起不諫正見百里之智處故下段即緊接說轉落去虞入秦處重頓年已七十一筆下文俱動

凡四點智字兩點賢字極錯綜變化之妙直如團花簇錦令人滿目迷離千古奇觀

增補孟子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雒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

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

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增補孟子

孟子

此辯矣無干主之事中節敘事未節論斷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篇眼目 未節一智一賢分兩截而智有四段賢却兩段四段中以首段為主下三段總申明首段蓋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汙不諫一段見他知默之智申首段中不可諫先去一段見他知廢之智申首段中知虞公舉秦一段見他知興之智申首段去之秦究之三段雖平列却又以不諫一段為主下二段即從此遞推而出既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為汙汙之事所以後從智推出賢自是追進一步說見自賢說入自賢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四段以第一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未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

此節暗伏箇清字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此節暗伏箇任字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此節暗伏箇和字

此節收處再加孔子也一
結便含三聖不足語此意

增補孟子

三

皆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
者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
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
補上孔子之謂

漸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化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
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
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
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增補孟子

三

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友字在中間首尾以不挾相回環

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有其家看出而五人與之友看出都是對面寫照法 一正一反與友不與友在兩頭無獻子之家有獻子之家在中間又一順逆回環法

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重上坐截然不終於此乃爲不挾之至故連說弗與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底與舜上去可知文章抑揚之妙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不挾貴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不挾貴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論交友之道以友德一句爲主不挾貴正以友德而不挾貴處至天子友匹夫爲極至前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襯逐節卸一步進一步逼到堯之友舜然後暢然意滿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爲通篇歸宿末節以貴貴陪尊賢尊賢節德也與起處友德相應

蘇云一折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

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蘇云二折

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

蘇云四折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

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

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

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

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

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心用且字

跌入是對面寫法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推子思不悅之意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

以位形德

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引虞人借形士不可應召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

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旌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庶人一層從上虞人推出妙于覆舉上文下又添此

層字字乃越跌得醒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此四句從欲入閉門止見君子所以不見正為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者侯不以禮義耳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明亦在其中

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

當仕有官職則非市井草莽之臣以其官召之則非此以其多聞以其賢召之矣末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指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招透出前二節以分言後六節以道言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不傳實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不

往見之意益明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上節取友盡乎今下節取友進乎古中用一句脫卸

跌重下節

蘇云二句進一句至此却折下用一語結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從他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却又先以順字襯出戕賊字

敢二句用倒裝文法

此節言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末節言性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總見性非無定體以破告子湍水之說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今夫

因告子借水喻性孟子
亦全就水駁論景為確切

蘇云反覆如層崖斷岸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
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
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
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
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
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以告子曰爾或曰陪起今
曰皆非一句掃盡三說

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

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

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

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提出天字并性善源頭指出

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蘇云以非殊字變作同字又以同字變似字一轉精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粢麥播種而

神燦然

縷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

故龍子曰一故字緊承聖人與我同類直貫至聖心

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與我同然却妙用龍子極粗淺之言徐徐觀入借

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

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

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蘇云反覆比喻及正意加駿馬下峻坂高屋建瓴水勢不可遏只至子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幹轉筆力萬鈞

會甫蘇此孟子

下之三十五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使見性無不善處。雖麥二節就物之同引起人之同，提出聖人助我同類，能予節至末又就形之同引起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三聖而降才不殊也，通章重一心字起處，提明下面層層襯托，總以心理義之同見人性之皆善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蘇云：情思對照，感慨有味。郊字牧字，皆死字，皆用法。此節就山木借喻，以起下節伐之牧之，兩層歸重於收止，緊與下幾希對看。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操存正示以養之之方上，四句懸空說，未句方點出。心字是倒裝法。開口無或乎三字，下二節意已在言前無限歎息。

孟子之于齊王既進見時
少而齊王之于孟子又聽
借不專併進見時亦與之
時王之不智又何怪焉下
節當進一步看
雖與俱學以上是通法
爲是二句是翻弄法
非然也三字王坐實他不
專心致惡言外神迴氣合
便隱有無或乎王之不智
維

蘇云二段對起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以此段引起下段

一節宛轉提撕低徊反覆
使人認取極有意味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正通皆布

可見人皆有之

略從上節轉出落千丈

宕起下意

蘇云分開三節作波

可已不已殊非本心孟子說到此處直欲為此輩人放聲一慟矣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勸以明秉彝良心自必舍生取義一追出四首有之一句來一節食節曉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未節而兩較量慨人自失本必正與人皆有

節相應

以雞犬之放視出心之放是借粗淺處和形下二章以指形心以桐梓形身持同此法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推原意用倒點作收下節即便起接用筆靈緊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屬跌法

蘇云結得斬截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一折跌出下句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以愛引起養從養分出善不善又從善不善分出貴

中庸卷之五

民

下三

賤大小又從貴賤大小分
田大人小人

正繳一節反掉一節總以
終養其小者為小人之意
而養其大者為大人之意
首見

圻神齋孟子

別筆

蘇云添出貴賤大小以明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

蘇云兩段引喻以後証前

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棘棘則為

賤場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

蘇云兩段意一抑一揚結

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蘇云先折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蘇云世折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

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蘇云兩大人結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賈補錄此孟子

卷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

人皆可為堯舜原重一為字交以形體自負是不知所為孟子開口以為之而已句斷定下徐行節言堯舜本不難為子服節敘之為未節使之自為章內此為耳所不為也歸而求之等句皆繳應亦為之而已矣句

奪之食則得食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
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

懷利者必去仁義。懷仁義者必去利。補出于理始
備亦兩節交互之法。利不可言便當言仁義。此
比意思從對面想出。但歸
重不可言利一邊。故收處
仍用何必曰利一句。繳轉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收句應前文正以決其
不可也

鄒與任各國處守有專責
平陸與齊近爲相止輔理
敘事中已伏下不得之鄒
得之平陸之根

增補蘇氏孟子

聖

丁之四十一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
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
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
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不成享句分明有季子不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
意妙在含蓄不露留在屋
廬子口中方行說出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
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
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
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
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
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增補蘇氏孟子

聖

丁之四十一

蘇云總下三段

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

蘇云三段齊整莊重錯綜古語氣勢其精

此節以巡狩述職爲綱省耕省斂帶言入疆二段申巡狩之事言賞罰之權出天子一不朝三段申述職言征伐之權出天子是故天子二句單承上征伐立案以起下搜伐之罪

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
犯禁一句斷諸侯罪案文
法與上節同

增補蘇批孟子

四

丁巳四月

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
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一句斷定

此章有殃民過制二意而
歸重在殃民以斷諸侯罪
案一戰勝齊以下是進一
步說見縱不殃民而土地
過制亦于先王之典況必
殺人之罪過制殃民上未

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簡當通志仁亦重仁一過
然且二字便含未必一戰
能勝意語意仍歸注殃民
上去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著地非不足一折正見先
生定制凜然可畏

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轉入魯過制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緊接所損翻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泥於

仁者不為解不可之意已
盡更以殺人有繼轉殃民
本旨捕撓有力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收句結應過制殃民

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曾甫蘇批孟子

四

丁巳四月

貉道句便見二十取一之法可行于貉而不可行于中國兩意俱到下即兩邊申明

五穀二句是所出之少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惟所出者少故所費自不能多也費者少故所取亦不必多相承遞下一句收定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上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

故字緊承上節推本天意
將字與必先字相應所以
字總承一氣貫注

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
看出有恍然而悟光景

盡心由于知性二句用逆
知性則知天二句用順以
知性作上下轉關

此二句虛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此四句實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
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以賢王引起賢士以見字
引起臣字全用跌宕法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
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

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

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
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以凡民引起豪傑若夫二
字爲四句轉振而凡民豪
傑在中間待興不待興在
兩頭筆緊而活亦一逆一
順法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

綽號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

王者

同應霸者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通章用也字繁則俱是點
經語又孟子一精文法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疚疾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

孤臣孽子是疾疾達是德
慧術知虛籠處用逆實詞
處用順

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蘇云：即上文微前語。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當也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

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

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

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太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增補蘇批孟子
卷之五
三
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
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禁之天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
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
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瑗澤之門守者曰此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
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

子曰是猶或紕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我上生曾具指點神理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曰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廩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美爛字驅字拘字俱下得

斷案

斷案

轉入憲二句

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武王好仁無敵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

結應

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焉及其爲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

聞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

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

取句從固興起低徊憑弔既畢筆

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蘇云文備低長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即借茅字作物欲字妙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笑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蘇云以句下却說事亦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有性也命也一也
有性句轉得尤有力
不謂字新截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有才為幸小人有才為不幸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古制何最重在我若無古制本領不免太言自誇耳
安能藐之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引人鄉原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
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

